

我的十年追梦路

卢杰波

我的这十年

前些天 ,我回看了2001年录制的《同一首歌走进永康》。时隔21年 ,尽管回忆足够清晰 ,也会怀疑以前那些岁月自己是否真的身处其中。我试图从节目中回味那年永康的一些人和事 :关于同一首歌 ,关于林忆莲 ,关于丽州商城。

当时 ,我正上初一 ,尽管不可能有机会到现场 ,但当得知这个喜欢多年的节目要到自己的城市 ,我和同宿舍的伙伴还是激动了好多天 ,并在演出当晚咬了几口电池 ,把磁带放进复读机听着林忆莲的歌声。那些当时听不懂多少含义的歌词 ,对枯燥忙碌的学习生活来说 ,真是莫大的安慰。

好不容易熬到周末 ,我第一时间来到了市体育馆 ,内心突然澎湃。后来 ,因为偶然在丽州商城音像制品摊位看到同一首歌DVD播放 ,看着熟悉艺人 ,好像就在现场。再后来因此去了很多趟丽州商城 ,每次去摊主都在循环播放永康版同一首歌。我想 ,那个摊主都听出茧了吧。现在想想那

时的生活好简单 ,一点点光亮就足以开心和期待很久。那时没有网红 ,一直收视率高的艺人也没有太多。

过去十年 ,我虽步履不停 ,目前为止大抵应该没有获得大家认为的那种成功。读完《月亮与六便士》后 ,我才意识到如真正的文学作品一样 ,我们的人生也并不负责输出伟岸的三观与普遍的成功 ,它只负责输出生活本身。每个人都手握不同的剧本 ,参差百态才是生活真正的样子 ,乃是幸福本源。特别是经历了三年抗疫时光 ,让我深深觉得真正的确定性是自己。

因此 ,有件事一直觉得很神奇 ,也很感谢自己。自从小学三年级爱上读书写作的那一刻一直到今天 ,我对这一切是毫无功利心 ,十分纯粹的爱。清晰记得 ,小学三年级第一次获得作文竞赛奖项 ,初一第一次文章见报时的雀跃。那一刻 ,感觉自己是全世界最幸运的家伙 ,却又不舍得把消息告诉任何人 ,生怕别人知道了会将我的兴奋减少一两分 ,只是小心地把编辑部寄来的样报和10元稿费单藏在集体宿舍枕头底下 ,接下来几晚梦

中都乐开了花。多亏有文学和诗歌 ,我能不断从泥浆中打捞无数温暖动人的明月。

我还能清晰地记得自己在中学时曾无数次在永康日报社和老广电大楼下踱步 ,暗暗告诉自己要好好学习实现记者梦。这个梦激励我走过不少学生时代的灰暗时光 ,也让我明白在一生中 ,最辉煌的一天并不是功成名就的那一天 ,而是从绝望和悲叹中产生对人生挑战的欲望 ,并勇敢地迈向这种挑战的那天。多年后 ,我借拜访同学的机会来到永康日报社。站在高大的报社大楼下 ,倾泻而下的阳光抚平了我的落寞。

人生真的是极为奇妙的存在 ,父母和老师都在想尽办法让我们少走些弯路 ,我们却总是只能在一次次跌倒后才能读懂他们的苦口婆心。好在我总能保持年少时 ,面对远方来的唱戏班子的好奇心 ,让我见识更多人生的可能性 ,然后心甘情愿地选择某一种生活 ,过好它。我并不期待人生可以一直过得顺利 ,但希望碰到人生难关的时候 ,自己也可以一定会是它的对手。

吕焯的诗

(三首)

有一种爱 选择隐藏人间的轨迹

窗外 ,病毒和细菌带着人类的懊悔
寻找栖息的肉体
我坐在阳台 ,阴天没有暖阳
灰暗的空气 ,无法在意它们
是否携带病毒 ? 我想
即使付出努力尽力驱赶也是徒劳的
我们是勇士 ,一直在细菌的阵地上突围
那些叫不出名字的病毒 ,四处游荡
我们的高速列车我们的尾气我们的人流
我们的砍伐我们的捕杀我们的狂欢
这些看似占领者的辉煌
事实上终究是虚空的

冒雨去医院核酸检测
比雨点还多的人
拥挤在白衣天使的跟前
几个农民工模样的人很焦虑
他们担心半天的假期太短
长长的队伍 ,让他们很着急
后悔前几天不该回家看婆娘
说起婆娘 ,他们露出了笑脸
这个场景在疫情里
像那些廉价的口罩 ,随处可见

这张雨中的笑脸
让我停止了对危险的追问
在暴风雨里穿行
被雷击是没有理由拒绝的
有一种爱选择隐藏人间的轨迹

造一幢房子陪老娘

这是一块地基 ,很方正
是父亲在世时留下的
那深陷在土里的钢筋和水泥
如同埋葬父亲的灵柩一样坚硬
那时 ,我空有一身的热血
空旷的田地里 ,无力垒起一幢瓦房
母亲缩衣节食 ,想把地心中的阁楼
从画中取出庇护我们的弱小
每每母亲说起这一块地基
我总是感到内疚
生活的意义大于奋斗的目标
离开故乡三十个春秋后
在我中年的山水里
终于赶上母亲的步伐
我努力抽出两年的薪水
帮母亲的这个梦想圆上
方正的地基 ,不再是孤独的空旷
它像一个温暖的火柴盒
是母亲心中的好房子
我知道我没有时间回来居住
我也希望母亲不嫌弃
这幢空旷的地基和房子
陪她安度晚年的好时光

理想生活之时间

生活就是 时间
被一点一点分割
有些人陶醉
有些人无动于衷
这是存在意义上的有趣剥离
我时常敏感
有时它存在于体检报告里
有时它存在于银行的催款信息里
有时它也存在躯体病痛的起伏里
有时它也指挥着
你的喜怒哀乐
此刻 ,我决然与之告别
存在于虚无的孤独里
继续孤独



工地午餐 林群心 摄

记忆里的小点心

金慧敏

快放寒假了 ,在脑袋里搜罗了一遍儿子喜欢吃的东西 ,想起和他去吃鱼时 ,他常点的小酥肉 ,让我想起童年时代吃到过的一款美食。

我的童年时代 ,物资匮乏 ,孩子们能盼到吃好吃的日子除了过年 ,还有走亲访友 ,或是邻里谁家办喜事的时候。所以 ,那时的小孩子与现在的孩子不同的是 ,基本不拒绝跟着大人走亲戚 ,谁家有喜事办酒席 ,要是跟着沾亲带故的 ,都要去凑个份子热闹一下。大人去吃酒席时 ,一个大人会带一个小孩子 ,意为好事成双。但能跟着父母去吃席的时间就那么几年 ,太小吃不了什么 ,大人心里大概也有个算计 ,半大个孩子就不好意思带了 ,一般会挑个不大不小的孩子同往。

我对于幼时跟着吃酒席的记忆已大多无存 ,或者是我的确没怎么去吃过酒席 ,但有一户人家办酒席时我却有深刻的印象 ,或者说对于酒席上的一款美食记忆深刻。那户人家办酒席的缘由是新屋落成 ,母亲平时跟女主人关系亲近 ,办酒席时被叫去帮忙 ,我们一帮孩子就在办酒席的人家玩耍。

伙房里 ,男人女人忙得热火朝天 ,女主人端出一盘小点心招待我们这些小鬼。那是一盘油炸的面食类的东西 ,有点像肯德基里的鸡米花 ,一颗颗的 ,似乎还加了红色素 ,看起

来感觉像是红果子 ,那红又不是沉甸甸的红 ,却有一点轻盈盈的意思。后来 ,我想那时觉得的轻盈应该是里面的肥肉的关系。拈起一颗 ,显然是刚出油锅的 ,外面是酥酥的 ,轻轻咬开 ,美味瞬间在口腔里爆炸 ,有点晕了、醉了。酥脆的外皮 ,里面包裹着的是白色油脂般的东西 ,有肉的荤香 ,有清甜的味道 ,有入口即化的口感 ,实在不知道如何去形容它带来的那种惊艳。

我不知道人间竟有如此美味的东西。尽管第一次吃到泡芙和酒心巧克力时 ,也曾让我惊艳过 ,但相比起来 ,远不如那次吃的那个小点心那么让人欢喜得想哭。色、香、味、口感 ,无一能让人挑剔。直到如今 ,我都觉得那可以算是我对美食的极限体验。我沉浸在美食的美好体验中 ,醒转来 ,想再吃一颗时 ,盘中已然空空如也。一小盘点心对于一群馋舌的孩子来说 ,一丝毛毛雨都不算。看着空空的盘子 ,我心里难过了极了。席间 ,我也只惦记着那道菜。上菜时 ,我做好了准备 ,但也只抢到两颗。

我想里面包裹着的应该是一小颗肥肉 ,那肥肉是炖得肥烂的 ,所以裹在面糊里炸好后才会有入口即化的口感。那时的我不知道肉跟糖是可以搭配的 ,第一次吃到口感是甜的肉。后来吃到甜肉馅的酥饼 ,感觉也

不错 ,再后来在北京吃烤鸭时 ,把鸭皮蘸着白糖吃 ,果然也是别有风味 ,还在别人的文章里看到 ,把肥肉熬成油渣后 ,拌白糖吃也有众多拥趸。

尽管经历限制了想象力 ,我却再没吃到过那种心心念念的小点心。时光渐渐远去 ,不管是后来吃到朋友从法国带回的酒心巧克力 ,还是跟朋友一起吃炸冰激凌或其他任何挂面糊炸出来的美食都没有吃出那盘小点心的惊艳。

我问过母亲多次 ,母亲竟是毫无印象 ,不知道我所指何物 ,搞得我好像是梦里去吃了一次酒席。后来跟朋友在一家饭店里吃到一种糖醋美食 ,面糊里裹的也是肥肉 ,我才知道原来真有裹肥肉炸的 ,但跟我记忆里的小点心不能算同款 ,只能算是同系。外面裹着的汁是糖醋汁 ,但里面的肉不甜 ,而且是货真价实的肥肉 ,并不是那种入口即化的更接近于油脂的肥肉。因为裹了汁 ,皮也就不再那么酥脆 ,所以吃起来还不是童年里的那种美味。

我曾经想过自己试着做 ,但对于自己的厨艺并不是太有信心 ,怕做失败了 ,打破了记忆中的那点美好 ,想想还不如留着。

如今 ,饭店里的小酥肉 ,儿子觉得也好吃。我心想 ,你是没吃过乡下的酒席 ,没吃过那个真正好吃的小点心啊。